

散文

最后一场秋雨

■尚纯江

行走在洒满秋阳的路上,总盼着下雨。这不,在秋天将要终结的时候,一场细细绵绵的雨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姗姗来迟。

有一句农谚,叫做“麦收八十三场雨”,意思是说,小麦要有一个好收成,一定要在农历的八月、十月与来年的三月下一场透雨,否则,小麦就要受旱,就要减产。其中,十月这场雨尤其重要,此时,小麦还没有出全苗,根系还不发达,如果遇上干旱,将影响小麦收成。

立秋以来,还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小麦种在地里,稀稀拉拉的麦苗,瘦黄瘦黄的,毫无生气。在郊区散步时,看到麦田里有许多人在抽水浇田。他们说,如不及时浇水,小麦会大幅减产。地,像人一样,是有感情的,人哄地,地也就哄你,你缺了它吃的喝的,它就哄你,少产粮食。

以往,我不那么喜欢秋雨。缠绵不断的秋雨,会让人无端地生出愁绪和伤感来。大概是久旱逢甘霖,在干旱的暮秋,下了最后一场及时雨,让我欣喜。

秋雨是 11 月 4 号凌晨开始下的。开始时淅淅沥沥地下着毛毛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有时还有间断,让人心急,让人心焦。这雨,你就不能下大一些吗?心里埋怨着,期待着秋雨下得更加猛烈,更有激情。然而到下午,小雨却渐渐停止。这让人失望万分。望望天,阴沉沉的,厚重成暗灰色。“看天,这雨还是有得下的。”一位年老的同事说。

果然,夜幕降临时,一场持久凝重的秋雨终于下起来了。先时下得很小,细细密密的,润物无声;后来,我听到了雨打秋叶的声音,在夜幕中发出沙沙的声响;然后,就有雨水从房檐上跌落的声音,房顶的雨水聚集在一起,汇成水流,从下水管道里跌落到地面,发出哗哗的声响。院子里,柿叶飘飘洒洒落了一地,殷红的、暗绿色的柿叶在雨水中闪烁着明亮的光泽。

秋雨淅淅沥沥,缠绵不断。寂静的秋夜里,沙沙的秋雨声,如一首曼妙的音乐,让人生出许多遐想。“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



秋雨生寒,秋雨生愁,秋雨总是惹起文人们无尽的秋愁。文人们常常借雨抒情,将雨、爱、情、愁,织成一张细细的网,将感情的涟漪付诸一首诗、一首词,或一篇文字。

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介凡夫俗子,品不出秋雨的落寞与惆怅,品出的却是不可言状的欣喜。在“瑟瑟秋雨敲西窗”时,我仿佛听到了麦苗贪婪享受着雨水滋润的声音,仿佛看到了孱弱的麦苗在雨水的滋润下快活地生长。

夜深了,秋雨在夜幕中淅淅沥沥地下着,轻轻地敲打着窗户。我在雨夜中穿越,穿越到

家乡的麦田,穿越到家乡的小巷。缠绵的秋雨,如丝如缕,飘飘洒洒,在田野里尽情挥洒,在屋檐下尽情滴落,在小河中尽情流淌。于是,一颗心被风雨牵扯着,使得压抑的情感飞出心扉。缠绵的秋雨,从秋天的天空落下,下在小小的院落里,直达我的心头。我的世界里,当下尽是缠绵不断润物无声的秋雨。

在最后的秋雨里,秋夜更加深沉,如一首深情的诗,搅扰我一夜难眠。

秋暮时节,秋雨洋溢着秋季最后一场缠绵、最后一场思念,把小麦染成一片碧绿。

我的改变

■东晓杰

我有一位挚友,豪爽仗义,长袖善舞,唯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有点疑神疑鬼,不管遇到啥事,总爱刨根问底,让人感到腻歪。

这日,我刚进办公室,他的电话就跟着来了。

他告诉我,头疼已经两天了。我问他,血压高吗?他说,血压很正常。我又问,有没有感冒?他答道,没有。我继续,颈椎怎么样?他接道,CT 显示没问题。做核磁了吗?做了,也没啥异常。这两天休息怎么样?凌晨两点还没有睡着觉。这不就是头疼的原因吗?睡眠不好就会导致头疼吗?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

为什么呢?简单地讲,大脑皮层没有休息好处处于兴奋状态,就会导致头疼。

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我一时语塞,心想,不就是个头疼吗,一个大爷们儿,这么矫情,太不可思议了!想到这儿,我不耐烦地高声道,别再神经了,睡一觉就没事了!说完,不等他接腔,就挂了电话。

不到 10 秒钟,手机铃声又突然响起,而且一阵儿紧似一阵儿,催魂一般。

一看还是他的手机呼叫,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决不接。

他十分清楚我的执拗,数分钟后,声嘶力竭的手机终于安静下来。

唉——我摸着头暗自一声叹息,心想,不接他的手机,他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若为头疼这事儿穷追猛打、不依不饶,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刚想到这儿,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响了一声。

打开一看,内容是这样的:老伙计,在众多哥们儿中,我俩的关系是最铁的。几十年来,在我心里,甚至在我们家人心中,你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头疼几天来,我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检查那检查也做了不少,始终没有找到病因。我就在想,是不是还有哪些检查手段没有用上,或者是你们医院的诊断技术水平有限,要不要到北京、上海那些条件更好的医院去看看。总之,你是我最铁的哥们儿,你是我最信赖的人,不接手机,可能这会儿你有要务,不要紧,等你闲暇时再给我回话。

我晕!看到他这样的短信,我的头大了,真的就有了晕的感觉。还别说,一连几天,我走路都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凭着在医院工作的便利,我也做了多项检查,谁知,检查结果竟和挚友一样,啥问题都没有。但头还是晕。

有症状肯定就是有事儿!这是我心里的认定,也是我对圈内朋友的一贯告诫。

心里有了疑惑,沟通就成了释怀的渠道,

没有多想,我就拨通了挚友的电话。

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我……电话那边的声音充满了期盼与兴奋。

不等挚友换气发问,我就立刻抢着说,伙计,听我说完你再讲。告诉你,我……有病了!什么?你有病了?挚友迟疑了一会儿,才发出这样的疑问。

是的,我头晕,已经好几天了!血压不高,没有感冒,各项检查都没问题,睡眠也很好。

那就奇怪了!检查没问题,但是有症状,肯定是有病了!

我也是这么想!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可能是精神紧张造成的。

医生说的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没病会头晕吗?

对呀,我和你不一样嘛!没病会头疼吗?

怎么办呢?我向挚友讨教。

他命令一般地对我说,咱俩一块儿到北京或上海著名的医院看看,不就得了嘛!

那……好吧。我思考了半天,附和着。

说实话,最后的这句附和确实不是我的本意。但是,鬼使神差,我不由自主地被挚友驾驭了、控制了。头疼也好,头晕也罢,都是病症,都让你不舒服,都令你痛苦。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也只百年,不能儿戏,不能漠然。谨慎方能成大事,小心驶得万年船。为了让身体轻松自在,我决定与挚友一起外出求医,不查明病因,绝不罢休!

一个人

与另一个人(外一首)

■莲溪生

阳台上那盆花,
红红绿绿,
那是不是一句冬天的谎言?
我不敢打开窗子,
风,会吹落花瓣,
寒冷,会冻死很多,
缤纷的话语。

雁阵渐行渐远,
消隐于远方,
高高低低的鸟鸣,
掉落一路,
把旷野,
拉向天际,
谁的寂寞如此大,
就要撑破天地。

谁的步履匆匆,
昼夜不息,
匆匆的步子迈得多急,
一脚踩进梦里,
就弄乱了,
我今年明年,
乃至来生来世的生活。

哦,来生来世,
要早点囤地盖屋,
把门窗紧闭,
免得再有人端坐心上,
呼风唤雨,
乱涂乱画,
将我的领地踏得粉碎。
你,不后悔吗?
只见平地猝起一阵旋风,
一跺脚把天空刮斜。

冬日的孤寂,
伴着我,
躲在自己的诗歌里,
在此句里瑟缩,
在彼句里取暖,
把呼吸变作一个艰难旅程。
还有,如煎一条小鱼,
翻弄着我的相思,
总害怕一不小心,
让它糊了。

春 雨

原本以为你就不会来了,
你不期而遇,
像一个久别家乡的浪子,
在我沉睡梦乡的时候,
你却急速地敲打我窗。

你的到来,
一定会让很多人欢喜若狂,
他们念叨着你的多情,
你的温柔,还有,
你带给这个季节的生机和希望,
可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已经等你太久,
已经受伤太深,
在春天来临之前,
我已死亡。

去享受你季节的欢宴吧,
我只愿意做一捧春泥,
在我的坟头结出一朵花,
让别人送给你,
作为你的荣耀和骄傲。

只是不要告诉你,
那里面是我的生命,
还有我的忧伤。